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三十八回 孫寄安為財輕離別 沈醴泉設計拋錢銀

話說這傀儡生道術玄通，別承一派，能知前因後果，法術奇妙，只須兵解方能成道。一切作為，于人迥異，談論亦多異端。不知者以為旁門左道，而不知仙家自有此一脈傳流。當時見行恭下山，知他將來有難，故此贈他一粒丹丸。後來包行恭被陷藩邸，幸虧此丹得救性命，此是後話。

且說行恭拜謝過師叔，背上包裹，一徑下山，思想到江南，何處去蹤尋這班豪傑？既是師父吩咐，諒來自能會見。想起襄陽城內，有個結義哥哥，姓孫名寄安，自幼相交，情同手足，他住縣前街上；今相別多年，何不竟到湖北尋訪寄安，再作道理。一路曉行夜宿，不一日到了襄陽。進得城關，徑到縣前訪問。那知數年不見，人事全非，問來問去，並不知寄安下落，只得就在縣前一所客寓住下。

那孫寄安原系是富戶，幼年跟他父親，在蘇城開張藥材行生理。他的母親，卻是蘇州人氏。寄安生在蘇城，與行恭對門居住，自小同塾，遂結為生死之交。後來藥材生意虧本，他父親收了店鋪，攜回湖北，包行恭也出外從師學藝，就此分離。不料寄安跟著父母，回轉襄陽，不上一年，父母相繼而亡。寄安年幼懦弱，那族中伯叔弟兄諸人欺他年幼，又是初到襄陽，毫無知交幫助，把傳下家產，瓜分奪取。寄安不敢較量，故此數年以來，漸漸拮据。奄室蘇氏，小字月娥，也是蘇州人氏，生得十分美麗。因勸寄安：“如今坐吃山空，還是繼著父親舊業，販些藥材，到江南銷售。”遂把住宅售與他人，東拼西湊，共得數百兩銀子，就在東門外租兩間房子，安頓了家眷，遂自販了藥材，到江南貿易，卻也有些佔潤。

這日包行恭正在東門閑走，恰巧寄安賣貨回來相遇。二人大喜，寄安便邀到家中，吩咐蘇氏同仆婦王媽媽準備酒餚，與行恭接風。弟兄二人，細說別後景況，行恭不勝感嘆。寄安道：“賢弟何必跋涉遠途，不如就在舍下盤桓，亦可代愚兄照應家庭。我意入川買貨，不過月余便回。那時同弟共往江南，一來途中有伴，二來弟兄相聚，你道好麼？”行恭道：“哥哥說得是，小弟遵命便了。”

過了幾日，寄安帶了銀兩，整理行裝，吩咐奔子蘇氏好生款待叔叔，遂與行恭作別，到四川販買藥材去了。那蘇氏月娥見行恭生得眉清目秀，少年英俊，時常眼角傳情，言語之間，雙關風話。豈知行恭是個俠士，不貪女色，豈肯作此獸行，只當他嫡親親子一般。見他如此行為，暗想：“寄安是個懦弱的好人，怎地遇這淫婦？若然照此終年出外營生，將來難免弄出事來。聲名還是小事，只怕要有謀害事來。我且只做不知，等待寄安回來，勸他到了江南，把以前往來帳目收清，從此在家，別求糊口之計，休到外邊買賣。”主意已定，便由他勾引，假作痴呆。終日到城中游玩，晚上回到家中，便早安睡。

光陰如箭，其時將近歲底，還不見寄安回來。那一日行恭早上起身，梳洗已畢，用過點膳，便到外邊去了。

那襄陽城內有個惡棍，姓沈名醴泉，原系個官家之子，只是門景已舊。為人猖狂狡狴刁詐，最喜漁色，結交官吏，包攬訟事，強佔家產，無所不為，人都叫他沈三爺。年紀約有三十，相貌本只平常，他卻善于修飾，扭捏出十二分風流。若見了有些姿色的婦人，便兀方百計，務要引誘到手。襄陽人與他起個混名，叫做“鑽洞狗子”。

那一日也是合當有事。這沈三到東門外尋個相識，正從孫家門首經過，恰遇蘇氏立在門前。沈三一見，便立住了腳，把他上下身細看。那蘇氏原是個小戶人家出身，乃見慣司空，見沈三立定了看他，他卻並不羞澀，反把秋波送俏，笑迷迷對著沈三的眼風，與他射個正對。好似嚙的一聲，那魂靈早已扑到蘇氏身上去了。正在出神的時候，只見王媽從裏邊出來，呼喚蘇氏進去。沈三想道：“這婆子諒來是他佣婦，我自自有道理。”遂去了相識，回轉家中，一夜沒有睡著。到了明日，便至東門外孫家左右，細細打聽。

知為孫某之奔，她丈夫出外生理，家中止有一個仆婦，別無他人。沈三就在左近茶坊酒肆閑耍。

一日正在茶肆啜茗，見王媽媽買了些食物走過。沈三立起身來，把手招著，叫聲：“媽媽，進來坐一坐去。”那婆子認得他--襄陽城內有名的鑽洞狗，心中早瞧著三分，便走到茶肆裏來，道：“大官人在此吃茶，呼喚老身，有何貴干？”沈三道：“媽媽請坐了，用一杯茶。”便叫茶博士泡一壺茶來。王媽媽謝了坐下。沈三道：“媽媽，你家主人寄安兄在家麼？”王媽道：“主人到四川買貨去了，一月有余，尚未回來。”沈三道：“媽媽，你每月可有多少工錢？”王媽媽道：“不過三錢多銀子，甚是清苦。”沈三道：“真個辛苦工。只是他家人口不多，止服侍一位娘娘，倒還省力。”王媽道：“我原為貪他沒有小孩子，單只夫婦兩個，況且男人終年出外貿易，故此將就。近來雖多了個外客，是主人的義弟，叫做包行恭，不日要跟主人到江南去的。”沈三道：“媽媽，我家中也用得你，不消做得別事，只要服侍房下一人。現在的婆子，我嫌他龍鐘太老。明年媽媽可肯來時，每月給你一兩銀子。”王媽道：“多蒙大官人抬舉，老身感恩不淺。”沈三便向身旁摸出七八錢一塊銀子，塞在王媽手內，說道：“你去買些點膳吃。”王媽道：“阿呀，常言道無功不受祿，怎好領受大官人賞賜？”沈三笑道：“你只管收了，我自相煩你處。”

那王媽媽自幼在勾欄中出身，後來年老色衰，淪落無靠，遂為人佣仆，是個察言觀色，眼睛都會說話的。見沈三甜言蜜語，又送銀子與他，心中早已五六分猜著。便把那塊銀子遞還沈三，說道：“大官人，請說明了，方可受領。”沈三把四圍一看，見別的茶客還隔開幾張桌子，乃輕輕的說道：“媽媽，我老實對你說了。只為前日瞧見你家大娘子，生得兀嬌百媚，他只對我笑迷迷的，眼梢上送情，引得我神魂飄蕩，這兩日連飯都吃不下去，日夜只是想她。媽媽怎地想個計較，使我與她一會，便重重的謝你。這些銀子，只算請你吃杯茶的。”仍舊把銀子放在他手內。王媽笑道：“一杯茶，要不了許多。”沈三笑道：“就算請你吃杯酒，也是一樣。”王媽笑道：“承蒙大官人好意。可惜老身吃了糯米湯，都要醉的。”一面說，一面把銀子放在沈三面前，立起身來要走。

沈三一把扯住了，道：“媽媽休得取笑。你若嫌輕時，我明日先送你二兩銀子，此事只要求你作成。”王媽道：“大官人，我老實對你說了：這件事，你只丟開了，到省卻許多空念頭！據老身看來，再也不能成功。”沈三道：“媽媽何以見得此事不成？”王媽道：“他是好人家的女兒，不比得章臺柳，路旁花，費了一兩八錢銀子，就好著身。

要干這事，第一要拚得用銀子，又要耐得性住，慢慢買服了她的心，然後尋個機會，我從中幫襯，方可到手。我曉得你銀子雖多，只是量小，舍不得用的，所以說你再也不能成。”

沈三聽了，明知這婆子作難，遂向身旁摸出一錠三兩來往一只圓絲錠來，遞與王媽，道：“今日委實沒有多帶。我的性情，最是慷慨的。只要此事成就，一准謝你十兩銀子，決不上樓拔梯、過橋拔柁的。”王媽道：“大官人，我今日拿了你這錠銀子，把你二人勾搭上了，莫說有朝一日主人回來，泄漏機關，把條老性命送掉；就是現在這個結拜叔叔，被他看破出來，他腰裏掛的那把劍，好不鋒利，剝起鋼鐵來，好像切豆腐干一般，好不利害！想我這條老命，就賣這幾兩銀子不成？大官人請收好了，我那大娘子在家等吃點心，再不去時，把他餓壞了。”說罷立起身來便走。不知沈醴泉可曾想得到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